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劉澐

名臣經濟録卷十九

明 黄訓 編

吏部

驗封　稽勲　考功

封贈廕敘議

廣東都指揮使狄崇王臻言妻阮氏等封淑人已沒仍乞封次妻何氏等為淑人詔下廷臣議太師韓國李善長及禮部等官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

為嫡夫人故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哀公庶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昔周公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故無其禮葢古夫人沒貴妾攝其家事不得稱為夫人若庶子而貴得以推恩其母亦不得稱為夫人使並嫡也今崇臻欲任私意廢大禮亂嫡妾之分不可許上從之命禮部及翰林儒臣定嫡妾封贈例頒示中外於是定議凡正妻

在日所娶側室皆謂之妾正妻沒諸妾不許再立為妻若以禮聘良家女為妻許受封贈前妻無子其所生子即為嫡長子若正妻在日無子不再娶而諸妾有子者當以長男襲父職其子依本品職推恩其母俱從之庚申詔定擬文官封贈廕叙之制封贈例十一其一文官一品至七品止封贈散官職事其應封一代者父與子同妻從夫貴應封二代者祖降父一級應封三代者曾祖降祖一級父見任者不封已致仕及亡沒者封之其

在任棄官就封者聽其二應封父母者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並封若所生母未封不得先封其妻其三父母有兩子當封者從其高品婦人因其子受封而夫與子兩有官當封者從其高品父母原有官既歿而因其子孫封贈者進一階其四應封妻者止封正妻正妻歿亦得追封凡繼室止封一人其五命婦因子孫品級封者並加太字若已歿及曾祖祖父母在者不加其六凡正從七品陞至正從六品封贈一次陞至正

從五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四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三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二品封贈一次陞至正從一品封贈一次其七曾祖父母父母曾犯十惡奸盜除名等罪其妻非禮聘正室或再醮及娼優婢妾並不許申請其八封贈之後但凡贓私者並追奪其九凡婦因夫貴母因子貴受封不許再醮違者治之如律其十京官四品以上試職實授須給誥命取自上裁其已授誥命者亦須一考滿秩方許封贈五品以下官試職一年考

覈稱職者實授須給誥勅不稱職者黜降其已授誥勅者亦須一考方許封贈其十一凡在外三年為一考稱職者須給誥勅再考稱職聽請封贈其有才能卓異出自特恩者不在此例廕叙之例五其一用廕以嫡長子若嫡長子殘廢則嫡長之子孫以逮曽玄無則嫡長之同母弟以逮曽玄又無則繼室及諸妾所生者又無則傍廕其親兄弟子孫又無則傍廕其伯叔子孫其二用廕者孫降子曽孫降孫傍廕者皆於應叙品第降一級

其三正一品官廕其子於正五品用從一品子則從五品用正二品子則正六品用從二品子則從六品用正三品子則正七品用從三品子則從七品用正四品子則正八品用從四品子則從八品用正五品子則正九品用從五品子則從九品用正六品子則於末入流上等職內敘用如行人廵檢司獄之類從六品子則於末入流中等職內敘用如各閘倉庫稅課司局批驗鐵冶所官之類正從七品子則於末入流下等職內敘用如

遞運所驛丞閘壩之類其四凡職官子孫許廕一人年二十五以上能通本經四書大義者敘用其不通者發還習學其五應敘之人各於原籍附近布政司所屬地方銓注詔皆從之

論誥敕狀 李賢

臣聞誥敕者勸懲善惡之良法激勵名節之美事夫豈無益之費哉洪惟國朝制諸司職掌於誥勅一事至詳且備可為萬世法程凡大小之臣有私過者終身不得

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過輒行追奪於是爲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慎馭士之方惟此爲要此事一行則天下之士莫不感激去惡爲善修身飭行顧惜名節是以所費者少所勸者多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爲貪夫所笑曰無異於我何若於是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入於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是朝廷所惜者寡而下民所傷者衆臣竊痛之然此事非但勸

夫在位之士其未入仕者見已仕者蒙此恩榮推及父母光耀鄉里莫不爭自琢磨奮志經史明體適用竭才殫智願為國家之用矣譬之以餌致魚則投餌之費小得魚之利大有國家者豈可舍此而不為哉我國朝自洪武永樂以來此法雖行而未盛至洪熙宣德以來始大舉行於是天下之士鼓舞歡欣無不感激逮皇上即位以來率由舊章近者行在吏部欽奉旨意今後誥勅俱待九年考滿方與不許照諸司職掌施行臣愚不審

聖意所在若以為織造糜費則臣已言之於前所費者少而所利者多若以為各官得之易而多不保守旋復追奪則臣所目為保守者什九追奪者什一況中人之材可為善可為惡授職三年即得誥勑不勝禁幸遂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為端正之士若待九年則此輩必不持久遂流於貪況九年方與得給者十無二三不得給者十常八九何哉凡内外官員九年之中多不能齊有歷任四五年而轉遷者有歷任六七年而保陞者有

父母垂老而不能待者有已身多故而不遂請者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者少怠志者多使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激厲名節之事無所於籍而下民亦未能不被其害伏願皇上留意守祖宗之成憲遵先帝之良法昭曠典而宏惠澤乞勑所司今後誥勑仍照諸司職掌施行在京官員三年考滿依例請給在外官員三年與本身六年請封贈如此則天下之士善不患不勸惡不患不懲名節不患不振下民不患不安矣臣為驗封主事職須

誥勅既有所見豈敢隱默若以避嫌而不言則為不忠以所掌而自言則為要名臣寧受要名之責不蹈不忠之罪故陳愚悃干冒天威不勝慄戰之至

議封贈繼母奏 王恕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吏部咨開南京太僕寺寺丞文林照例請給故父文洪故母陳氏故繼母顧氏見在繼母呂氏勅命等因到部送司照得成化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欽奉詔書内一欵兩京文武官員

未關誥勑者七品以上至四品若父母見在先與誥勑封之三品以上俱與應誥命不為常例欽此續該本部查照天順年間欽奉詔書恩例節比題准各官父在兼贈其母母在兼贈其父共給誥勑一軸以省多費事例具題奉憲宗皇帝聖旨照天順年間給與欽此欽遵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子應封父母者繼母亦該受封諸司職掌內不曾開有繼母二人三人俱封贈亦不曾開有繼母止封一人止有應封妻者繼室止封一人之

說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子之於繼母禮有斬衰三年之服繼母或一人或二人三人遇有大故為之子者皆當依例守制遇有恩例似不可止及一人今寺丞丈林請給林母并二繼母勑命揆諸天理民彝似合給與但往時未見有二繼母並受封贈者所以再三躊躇未敢輕易與之奏請若照繼室止封一人例不與之奏請不審今後見在繼母奉養有闕及有所違犯宜如何治罪而其服制宜何如守也今因丈林照例請給勑命若

不與之講究陳請定奪非惟有孤恩典且使為繼母者
自分此彼而意有厚薄而其子之於繼母雖欲同一孝
心而不能盡非所以均仁恩而勸慈孝也合無准寺丞
文林封贈父母幷二繼母共給誥命一軸以後遇有應
請告勑官員或有二三繼母者亦照此例一體請給庶
幾恩典均及而子母之心安矣緣係恩典及係事例可
否臣等未敢擅便定奪伏乞聖明裁處弘治元年五月
二十三日具題奉聖旨諸司職掌原無封繼母之文後

來許封一人已是加厚了文林勅命只照見行事例與

他欽此

議封見在繼母奏狀 王恕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廣東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判送據山西清吏司主事唐錦冊呈云等因

到部送司案呈看得主事唐錦冊係正六品官例該封

贈父母及妻查得伊故父唐仁先任吏科給事中已闗

勅命故母周氏故繼母周氏俱已封贈孺人訖今本官

乞要封見在繼母舒氏若拘常例止封一繼母緣前繼母係伊父請給勑命所封非本官請給勑命之所封今要封其見在繼母亦是止封一繼母非封二繼母也若不准令封其見在繼母止令封其妻使其繼母穿著常服坐於其上其妻珠冠霞帔立於其傍為子者寧能自安為婦者亦何忍為似非聖朝教人以孝之意也合無准令主事唐錦舟封其見在繼母舒氏今後該封繼母者止封見在繼母一人若前繼母曾因父受封後繼母

見在亦照此例封之如此則姑婦同榮母子皆安恩澤均而彞倫厚聖朝以孝教人之意可謂曲盡其情而為萬世法矣縁係請給勑命及係事例未敢擅便定奪弘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具題奉聖旨是唐錦母准封見在繼母欽此

議知府王衡陳言停止納財充吏奏狀 王恕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直隷廣平府知府陳衡等奏云云等因具本該通政司官於奉天門奏

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成化三年十月内該浙江嘉興府知府楊繼宗奏稱納米農民俱係奔競無籍之徒營求請託借債納米若得叅充瞞官作弊要乞革去照依洪武年間舊例着落里老呈報相應識字農民叅補等因本部已經依擬題准通行天下遵守去又查得成化二十一等年該陜西山西宣府江西等處巡撫右副都御史等官鄭時等各因地方災傷賑濟軍民糧草闕乏節次奏准定與則例生員上

納銀米入監讀書在京在外吏典承差知印上納銀米
草束或免辦事考試就撥當該或免當該考試就與冠
帶各照資格出身或聽選不拘年分不次選除生員事
例停止外其餘俱各見行及查得自成化二十一年起
至弘治元年二月終止吏典人等納過糧草等項已到
部者共二千一百五十餘名生員納過銀米已入監者
共六千餘名通查案呈到部訪得永樂宣德正統年間
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馬當時未嘗舉行納糧草

納銀兩為監生為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民兵不聞困斃近年以來各邊并腹裡小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謀輒便奏開生員吏典人等納糧草銀兩等項事例彼此效尤遂為長策殊不知祖宗教養生員參充吏役良法美意各有攸在且如生員選於民間俊秀子弟教養於學校成材者科貢入監不成才者充吏為民未嘗不別賢否一槩濫進也其吏役亦必於農民之中選其識字能書者

充之令其書辦文案及其兩考役滿赴部辦事數年纔撥京考京考滿日考中纔得冠帶不中者發回為民亦未嘗不論能否一槩入選也近來因有前例是以在學無志生員及未入學富家子弟揑作生員名色不分賢否有無學識一槩入監以圖出身將來入仕不知為政之道豈不悞事殃民一切小民不分能書與不能書不論市民與農民一槩聽僉充吏不惟官司不得伊書辦文案且於舊制有違及其三考役滿又免考驗一槩照

依資格出身所以多不稱職比先年間監生止由科貢吏典亦循年資別無雜進之途是以聽選之人不多選法不致壅滯任用亦多得人自有此例雜進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多者十七八年少亦不下十五六年纔得選用年已向衰誰肯盡心幹事不謀歸計甚至聽選年老例不入選只與冠帶閒住又況此等雜途所進中間多負債破産頑鈍無恥之輩今日既知以財進身他日豈肯以廉律己欲不貪

財害民天下治安何由可得若不早為處置日復一日不惟有壞選法而正途有壅滯之若抑恐官授非人而小民遭無窮之殃誠不可不慮也今廣平府知府等官王衡等奏要今後遇有災傷凡百長策任其施為不許再擬納財充吏永杜貪利之門一節實端本澄源之論深為有理方今皇上嗣位之初萬化維新凡此弊政正當除革合無准其所言通將前項陝西山西宣府江西奏行納糧納草等項事例限本年四月以裡通行停止

仍行戶部并各處巡撫巡按鎮守等官先時預慮多方儲蓄務使緩急有備不致臨期告乏今後遇有災傷及邊方糧草不足不許再行奏開前項生員吏典人等納草等項事例貽患將來其在外補充吏典仍行天下司府等衙門各遵舊制於農民内選充不許一槩濫收如此則非才不得倖進而選法自通任用可以得人而民生自遂實為便益緣係停止納粟等項事例以防後患及奉欽依吏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三月初

四具題奉聖旨是欽此

議布政使裁革承奉司吏奏狀 王恕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内府抄出徽王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查得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内俱不曾開有各王府承奉司合設吏典緣由今内府各監局亦不曾設有吏典及秦晉周楚等王府承奉司亦無吏典考滿到部想是自來不曾設有止查得天順七年德王府該

本府長史司手本開本司幷所屬衙門無吏書辦要行
定撥等因前來本年七月内本部撥去長史司吏戶禮
房司吏一名典吏六名兵刑工房司吏一名典吏六名
審理所司吏二名典吏四名良醫所司吏一名典膳所
奉祠所工正所司吏各一名典吏各二名典簿廳典吏
一名廣受倉廣受庫攢典各一名不曾撥有承奉司典
吏本年九月内撥承奉司司典各一名各送著役去訖
稿簿内亦不曾開稱因何添撥以後秀王崇王吉王徽

王等府相因俱撥有承奉司司典吏各一名今徽王奏
稱河南左布政使徐恪行文裁革本府承奉司吏典二
名等因不知徐恪因見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内不曾
該載承奉司吏典或見周伊等府承奉司俱無吏典獨
徽府承奉司有吏典疑是濫設要行查革抑不知別有
其故未經行勘難便定奪合無本部行移河南布政司
查勘前項吏典因何要行裁革着令從實回報前來另
行奏請定奪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已行河南

布政司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案呈看得前項承奉司吏典諸司職掌既不該載周趙唐伊鄭等府自來又不曾撥有況本部在前撥送德崇吉徽四府各承奉司之時亦無奏奉聖旨緣由左布政使徐恪職司前事恪遵祖宗成憲裁革誠是但前吏相沿叅撥頗久不行咨呈本部查勘待報施行就行裁革雖無別情而輕易之罪亦不能辭欲轉行德崇吉徽四府長史司將承奉司吏典一體裁革送各該布政司改撥及行都察院轉行河南

巡按監察御史將徐恪就彼提問明白照例發落緣係裁革吏典參問方面官及先奉欽依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二年九月二十日具題次日奉聖旨是既祖訓條章并諸司職掌不曾開有參奉司吏典便寫書與各王知道照例裁革徐恪處事輕易本當提問且饒這遭還罰俸兩月欽此

論起復奪情不可為例奏狀 王恕

稽勲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內府抄出內官監太監黄

順等題云云等因具題奉聖旨准他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潘俊等聞父母喪已經移文本部關給勘合守制去後今奉前因案呈到部查得諸司職掌内凡内外官吏人等例合丁憂者仍以聞喪月日為始皇上以孝治天下臣民方且觀感而興起矣豈可因此小官而開奪情起復之門以干祖宗之典憲而傷國家之風化乎伏望聖明收回前命仍令潘俊等守制滿日依例起復如此則祖宗之法不壞而陛下仁孝之

道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休徵畢至而令名無窮焉緣係
扶持風化及奉欽依准他吏部知道事理弘治元年十
月初六日本部具題次日奉聖旨匠官係手藝人已准
他了罷欽此臣等竊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故父母沒而子服三年之喪所以報本也此古昔聖人
緣情制禮之意萬世行之而不可易者又聞古人居親
之喪有三年不言者有泣血三年者非矯情也蓋不忘
親耳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斟酌古禮定為時制凡文職

官吏監生生員知印承差人等聞父母喪悉令丁憂守制所以教之以孝也而守制止於二十七月所以示之有終也今潘俊等雖是手藝之人已居官食禄亦係守制人員陛下因該監官之請而許其奪情起復臣等所以言之者葢甚有違前項事例使忠臣孝子聞而議之心誠不安今陛下特降德音如此臣等固不敢違若不再陳但恐後之人遂以為例相率而忘其孝有傷聖明之風化是臣等不言之罪也欲望陛下著為定例自今

以後凡文職官吏人等聞父母之喪非身任金革之事悉令依例守制終喪敢有營求奏保奪情起復者許科道官糾劾本人以匿喪論奏保之人以違制論如此則人知所警懼而相勸勉於孝矣何患風化之不厚天下之不治乎緣係扶持風化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十月初九日具題次日奉聖旨是欽此

定奪欽天監官奔喪奏狀 王恕

稽勳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欽天監呈前事據五官

司歴劉玉呈稱有母張氏弘治二年正月十九日病故祖塋在於順天府東直門外遷民屯已於本年三月初三日安葬畢思得本職係是親男例應守制理合具呈乞為查照定奪等因到監據此查得洪武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該本監官於奉天門欽奉太祖高皇帝聖旨恁陰陽官人每都不要丁憂永為常例欽此欽遵外今照本監查無守制事例及看得本官母故已行安葬完畢要行守制一節緣本官係是提督造歴緊要官員正

值興工之時及有前項事例本監難擅定奪備呈乞爲
查照定奪等因到部送司案呈查得永樂二年二月十
七日有本監五官司歷潘緝熈父故要回奔喪該監官
奏奉太宗文皇帝聖旨著他去欽此天順二年二月二
十九日五官靈臺郎方欽母故呈乞奔喪該監官引奏
奉英宗睿皇帝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元年二月十二日
監正谷濱母故奏要奔喪該本部具題奉憲宗純皇帝
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五官靈臺郎

吳英父故奏乞終喪該本部具題奉憲宗純皇帝聖旨准他去奔喪欽此及成化十年三月二十日監副楊瑛順天府人繼母病故奏乞躬葬成化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官正皇甫敬母故置丘塋所順天府地方奏要安葬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漏刻博士袁洪父故置地順天府地方奏乞奔喪安葬本部節次照例題准俱限三箇月奔喪安葬畢日照舊辦事前項奔喪事例已行八十有餘年以袁洪父故置地順天府地方與

劉玉事體相同又係目前之事本官與本監官豈得不知今本官既有母喪自合隨即呈監轉呈本部照例奔喪為當却乃遷延月久待其安葬已畢方纔具呈意欲免其奔喪顯有貪祿忘親之情而該監官却將奔喪事例匿而不言止稱查無守制事例又稱本官係是提督造歷緊要官員雖稱呈乞定奪其意亦欲免本官住俸奔喪不無受囑情弊且該監官聞父母喪既已免其守制若不照例奔喪則是於送終之禮全不用情焉得為孝子

乎且聖明之世有祿人員豈可容此不孝之人所據劉玉并該監僉書官吏本當究問但呈文內有呈乞定奪字樣合無免其送問行令劉玉照例奔喪三箇月滿日赴部送回本監照舊辦事以後凡遇該監官員人等聞父母喪者務要照依前例隨即具呈奔喪敢有託故不奔喪者以違制論堂上官知不令奔喪者亦治以罪如此則法令嚴而奸頑懼彝倫明而風俗美緣係查照定奪欽天監官奔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二年四月十七

日具題次日奉聖旨是欽此

議給事中盧亨循明治道奏狀　王恕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本科給事中盧亨題云云等因題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照得本部見行事例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員三年六年給由赴部考覈不分稱職與不稱俱照例引奏復職必待九年通考然後論其殿最定其黜陟是即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之良法若有老疾罷

軟等項不職官員聽各該巡撫巡按官考察黜退三年
朝覲大明黜陟中間果有治行卓異者復有旌擢之典
其法可謂周悉無遺矣今看得給事中盧亨所言大意
以為官不久任則政多紛更政多紛更則民無定守今
後官員三年考滿果有卓異政績量陞一級仍留管事
必俟九年考滿然後不次陞擢知縣就陞知府知府就
陞布政一節其意固善但三年量陞一級存留管事似
非舊制若知縣必待九年陞知府又恐御史有缺不得

相應老成官員除補知府必待九年陞布政非惟參政有缺少相應官員陞補抑恐參政任滿無相應員缺轉遷且以資格待尋常之士不以資格待非常之才此古今通制也合無仍照舊制除巡檢倉場等官三年週歲考滿外其餘司府州縣等衙門俱候九年滿日考其殿最定其黜陟果有政蹟卓異者府州縣官必須曾經一考以上考稱者遇有相應員缺斟酌陞用方面官不拘年歲遇有相應員缺照例推舉仍行各處巡撫巡按都

御史等衙門今後府州縣官果有廉能幹濟政蹟卓異者務要循名責實從公舉保以憑具奏旌擢不許將阿諛奔競有名無實人員一槩濫舉如所舉非人以致蠹政殃民者聽本部并科道官糾舉叅奏如此則進用有序庶官不曠緣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具題次日奉聖旨是欽此

議魯府鎮國將軍陳言便民奏狀　王恕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魯府鎮國將

軍陽壘奏云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該衙門看了來說

欽此欽遵除開言路以廣見聞等三事本部另行外其

餘嚴黜陟以安民庶等事係隸別衙門掌行抄單移咨

到部送司案呈令將所言事件各開前件逐一議擬伏

乞聖裁緣奉欽依該衙門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

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具題次日奉聖旨王輔導官不

為常例着巡撫巡按官會同考察奏來處置其餘准擬

欽此

一查得本部欽奉詔書幷節次奏准考察官員事理俱行移巡撫巡按幷布按二司等官將所屬守領等項官員嚴加訪察務在至公無私不許顛倒是非及遇所屬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務要從公嚴加考覈不許徇情虛應故事以致黜陟不公等因去後令鎮國將軍陽鎜所言巡撫巡按官考察官員不過據該司開陳賢否以憑黜陟該司官與府州縣官豈無親故讐嫌以致考察不公黜陟不明要行各處巡撫巡

按及布按二司官凡遇考績黜陟之時務要設法體訪陟其明而黜其幽一節其言有理深中時弊合無准其所言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官今後凡遇所屬府州縣官或三年六年九年考覈或朝覲考察或保舉糾劾務要公心設法體訪得其賢否之實一黜一陟必須允合輿論不許容情挾私以致是非顛倒黜陟不公人心不服責有攸歸

一查得近該吏科給事中廷玉題稱近來納粟監生數

多彼既以財出身得官豈不抜本生民被其魚肉要須先立為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題嚴加考試以文理通暢者為上文理稍通寫字端楷非請客者為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者為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下等者填注衙門職銜令其冠帶閒住及行移國子監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知及時勉學毋致後日追悔本部看得所言有理合無依擬於臨選之時嚴加考試分為三等如前所擬選用及冠

帶閑住及先行各生知會使知各加勉厲奮志進學以收後效題奉聖旨准議欽此除欽遵通行外今鎮國將軍陽鑾又以為言緣有前項題准事例見行未久若再更張非惟政體不一抑且人情不堪

一看得鎮國將軍陽鑾言各王府輔導官不得其人要行巡撫巡按不為常例通行考察年力精壯文理優長素行清白者存留老弱無為阿諛不才者就便罷黜一節固為有理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各王府官不

係常選任滿黜陟取自上裁似難行令巡撫巡按官考察及查得先該藩王奏稱各王府官中間有年踰七十者不肯告老致仕及年未七十或沾疾病等項願告致仕者俱照例加陞品級等因該本部議擬奏准已經通行去後其言要乞行選端謹有為之人以充厥職所言有理合無候各王府長史等官有缺本部照例於教官之中詢訪推舉相應堪任之人照例銓補庶使輔導得人宗支弼正矣

嚴考察以厲庶官奏狀 王恕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河南道監察御史吳泰等云云等因具題奉聖旨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成化四年該科道官魏元等奏要考察兩京大小衙門官員本部奏奉憲宗皇帝聖旨是有堂上官的還會堂上掌印官公同考察欽此已經會官考察外成化十三年又該御史戴縉奏要考察兩京五品以下官員本部查照前例具題節奉憲

宗皇帝聖旨照例會官考察欽此欽遵又經會官考察
訖案呈到部看得南京河南等道監察御史吳泰等奏
稱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已經考察獨兩京
各衙門五品以下官員年久未經考察其間才行可稱
者固多而貪冒茍且者亦有要行兩京吏部會同兩京
都察院公同各衙門堂上掌印官從公逐一考察一節
臣等竊惟兩京堂上并在外司府州縣節經糾劾考察
黜退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委的年久未經考察不無賢

否混淆誠如吳泰等所言合無准其所奏照依前例在京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并公同各衙門堂上掌印官將五品以下見任帶俸并丁憂公差養病省祭等項官員從公逐一考察除廉幹公勤才行超卓者遇有內外相應員缺另行具奏擢用職業頗脩操履不失者存留辦事外其貪淫酷暴罷軟老疾素行不謹浮躁淺露者開具職名奏請定奪如考察不公仍聽科道糾舉其被黜之人若有造言生事摭拾妄奏者治以重罪發遣為民

仍行移南京吏部會同南京都察院等衙門一體考察
徑自具奏定奪其言要嚴立歲考之法在京諸司堂上
掌印官及在外布政兩司并各府掌印官每遇年終各
將本衙門及僚屬官員廉貪能否勤惰得失緣由斟酌
的確考語造册三本一本奏繳一本送吏部一本送都
察院查照一節仰惟國朝定制內外官員已有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之典外官又有朝覲考察之例若再更立
歲考之法不無事體紛更難准所擬合無仍照舊例通

行在京在外前項衙門堂上掌印官如遇所屬官員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日務要從公嚴加考覈所出考語亦要允協公論不許狥情虛應故事以致賢否混淆黜陟不當事發連坐以罪緣係考察官員及奉欽依這考察事吏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元年二月十九日具題當日奉聖旨是欽此

嚴考課之法 丘濬

仰惟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

吏各賫須知文册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報者當廷劾奏之以行黜陟近歲爲因選調積滯設法以疏通之輒憑廵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不復稽其實跡錄其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暴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臨刑亦必覆奏其愛惜人才而不輕

棄絶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尤為無謂則是不復容人改過遷善凡經書所謂改過不吝過則勿憚改皆非矣夫人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其所存所行安能事事盡善而無過舉哉不仕則已一履外任稍為人所憎疾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意當時

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丈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如死後節惠之謚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没齒賫恨況貪者未必暴暴者未必貪老疾未必老疾罷軟未必罷軟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又何以厭服其心哉宋韓億爲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擿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天下昆虫皆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下亦望爲京朝官柰何錮之於聖世嗚呼禁錮人於

聖世固非太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亦豈朝廷之福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當道君子尚慎思之

奉王冢宰書　周叙

太保冢宰抑菴大人先生閣下叙惟吾吉自有宋逮今賢才輩出為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九賢也由茲以降匪無其人而俊偉光明卓然著稱為無瑕之玉無疵纇之珠者殆亦鮮見焉叙於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東

里先生可當之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裡士大夫公論不容掩也竊自計之堂堂名郡際今聖明大一統之時豈無復有歐陽子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文信公其人者出耶爲之徘徊嘆息翹佇思慕者久矣兹乃於大人先生而見之得非吾吉賢才之運國家養士之效之所鍾哉非特敘與吾郡之士動喜天下士大夫亦莫不爲之更慶而交賀也伏惟先生處在屯之際翼戴今皇帝嗣大統處大事濟大艱其時其事視諸前輩又甚難者竊

謂膺天下之重任必當心天下之大憂成天下之大計而後可以有濟其要無他在於用君子遠小人而已若兩存之譬如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彼輕則此重難並行不悖也蓋小人易進難退君子未有不為所擠者當玆維新之始主上內外惟先生是倚得不毅然少任其責而無少有回顧之慮乎使少有回顧非惟朝廷大事難濟於夫所謂世道之重鄉邦之光者亦難望其全矣叙閑中窺察其人若今某公某及某公某皆君子也其

已同朝者宜傾竭倚注之彼在遠在家者宜即日驛召以來之與之朝夕圖惟同心同德以處大事濟大難幸甚小人之道宜徐爲之謀强壯者俾膺重鎮於一方年老者許彈劾致仕於其家餘未有顯著之迹緼堪用之才者存之彼自相發奮洗濯琢磨爲君子之歸矣其他內外防微之政宜與三四君子因人所建白不動聲色以漸處之可也得非謹終於始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竊思我朝當三楊先生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深思熟

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誤
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之初
又一幾也宜監覆轍為宗社生靈永遠之謀開天下後
世太平之治俾歐陽子周平園之事業復見今日顧不
偉哉失今不圖恐異日噬臍之悔莫及矣豈得即能效
張子房之從赤松子裴晉公營綠野堂之時伏願先生
斷斷若殷之伊傅宋之韓范以天下為已任為心毋徒
諉曰尚有某有某而不敢自專為辭若然史臣輩將執

彤管磨崖石以紀勒先生之大勲垂示無窮之不暇則天下之大憂大計可收厥效矣叙頼朝廷之恩先生之惠以一介書生官至學士榮矣叨居南京秩清務簡樂矣此外無纎毫求進之心况冒膺宋史之脩倘不即死成此一事竊名穹壤間他富貴皆無所望第學識淺陋不足以當耳所念者國家安叙輩亦或可偷生畢其素志今歲以來因朝廷屢有更張事不敢避禍亦屢有所陳無非為求天下之安故也恭審朝議以為可采否自

是以往亦不復敢瀆告一語矣伏乞先生垂仁誘掖曲全之感德感德敘兩歲患脾疾今秋復作兼以左身風痺未知可追生否恃平昔從游門墻兼辱教愛故不得不有言然前此未嘗敢一奉問也茲因論拯時急務不免覼縷干冒崇嚴恕納不宣

名臣經濟録卷十九

名臣經濟録卷二十

明 黄訓 編

户部 圖志 田土 賦役

北直隷圖叙 桂蕚

北直隷古冀州地京師即金元舊都也扆山帶海有金湯之固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關喜峰古北黄花鎮俱口子在順天府東北境險阨尤著故

薊州順天府屬保定重兵屯馬山後諸州自宣府東南至遼陽俱是故我大寧都司地也自國家棄以與敵今朶顏三衛是則居庸之外所恃以為藩籬者宣府耳廣平以南四方水陸畢會于臨清山東屬州轉漕京師輻輳而進若天津又海運通衢也國初江南糧運俱從海道今廢惟薊州運道猶通河間真定保定之間多達兵營塢其人性獷難馴且東安霸州武清俱順天府屬而東野曠人稀奸宄伏匿頗基腹心之患迤山一帶則樵採耕牧之利居多奸人每竄其中有司病之蓋賦繁民困户

口流亡雖畿甸同風而順天之馬政寄養馬疋河間之水潦患尤烈焉

戶口

戶四十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九口三百四十一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六十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絲二百二十四斤絹四萬五千一百三十五疋綿花一十

萬三千七百四十八斤鈔九貫馬草八百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束

長蘆鹽運司額辦大引折小引鹽十八萬八百七引

南直隸圖叙　桂萼

南直隸古揚州地南京即六朝舊都也我祖宗創業實基於此然江限南北古今恃為天險江北則徐潁二州鳳陽府屬地跨中原瓜連數省並稱雄鎮故淮安特建兵府漕運衙門守以文武重職雖職司轉運亦示控扼之勢焉江

南則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江西湖廣俱楚地）爲江表門戶沿海兵戎本以備倭而崇明常熟（俱蘇州府屬縣）之民間作弗靖與江洋一帶出没波濤肆行剽刼者不可勝數故今江防海備其重一也若廬州則民習遊惰地不盡利鳳陽習俗本同加以高墻留守之冗費故皆易以告饑蘇松（蘇州松江）則田賦不均供億日困豐沛（俱徐州屬縣）之間濁河泛濫幾淪魚鼈轉餉既艱民亦凋瘵蓋水患莫甚於斯者也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池州在山

麓江滸軍民統理不一寇盜因以竄匿鎮江則當京口之衝鬻山圍水海潮出没土田歲易處謂山田多荒白圩田多塌江民勞甚矣

户口

户一百九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八口九百九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九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五百九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石

絲一十萬九千九百一十兩絹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二疋麻布二千七十七疋鈔八千七百七十錠馬草五百八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包兩淮鹽運司額辦小引鹽七十萬五千一百八十引

山東圖敘 桂萼

山東古青州地外引江淮內包遼海西面以臨中原而川陸則悉會于德州濟南府屬自海道既廢遂以其西為餽運通衢南邳盡徐俱南直隷州北泝天津歳有河運河患築

塞挑濬之勞舟車牽挽之役所在不免而兖州水潦為虐則民之疾苦莫甚焉矧京儲邊餉之外王禄是供六郡徵輸於斯為急而青濟青州濟南之間號多鑛賊禁戢尤難公私蓋交病之若遼陽遼東自為區域地本膏腴舊皆郡縣民用安生設衛以來生齒稍稀惟遷徙謫戍之人多歸焉雖漸規恢復可也登萊登州萊州本海運故道淤勢險難圖成山沙門一帶多海磧運船至此輒壞稽之往蹟則平度州萊州府屬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出高密縣至膠州分流為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西行二百四十

里即至萊之海倉復入北海以其自膠抵萊故又名膠萊元時所濬以避迤東海道數千里之險者葢嘗

治閘故蹟在迤北新河店海潮以達安東衛名在青州東南境則所通自此至海止八十里

避開洋之險宜亦有可講者

戶口

戶七十七萬五百五十口六百七十五萬九千六百七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二百八十五萬一千一百一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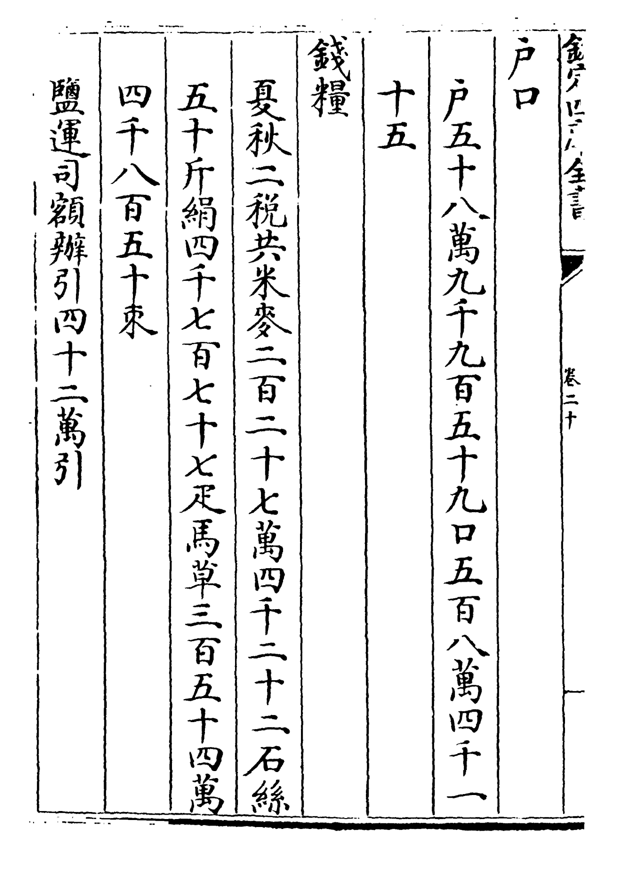
石絲二千一百一十斤絹五萬四千九百九十疋綿花五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斤馬草三百八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束

鹽運司額辦大引鹽一十四萬五千六百一十四引

山西圖叙 桂萼

山西古冀州地背臨朔易（沙漠是）表裡河山蓋有倚挹中州之勢焉忻代（二州俱太原府屬）以北敵數内侵故大同特設征鎮與延綏（在大同西）宣府（在大同東南）互為聲援鴈門偏頭寧

武三關並在太原北境並置關戍雖烽火之警不殊而河套為最急且保德河曲保德州河曲縣俱太原府屬之間與敵僅隔一河黃河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勍敵矣若蔚州大同府屬之鑛徒臨晉平陽府屬縣之屯卒藩府屯軍潞城潞州屬縣之逋民並以山谷阻深乘時抄暴要亦不足屯結也然邊餉既廣宗室彌蕃一切供輸自歲賦之外皆仰給河東之鹽課三晉之民勞悴甚矣而邊卒方且呌呶待哺帥臣號令為之不行此則積習流弊非漸圖之不可也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九百五十九口五百八萬四千一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十二石絲五十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疋馬草三百五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鹽運司額辦引四十二萬引

陝西圖叙

桂萼

陝西古雍州地山河四塞形勝甲於天下然平涼固原（平涼屬州）一帶畜牧蕃滋外乏屏蔽敵騎漸已侵入鞏（鞏昌）鳳（鳳翔）之墟若延（延安）慶（慶陽）則原野蕭條兵亦精勁寧夏則跨有賀蘭山黃河之險敵難馳驟故為備差易蓋本朝開拓以來受降故城（唐張仁愿嘗築三受降城于河外以禦敵）久棄不守自移鎮榆林（延綏鎮城）河套（延安北境是）盡為敵有烽火遂達於內郡矣甘（甘州）涼（涼州）以西左番（西番）右達（北番）而肅州尤孤故土魯

番在肅州西北二千餘里輒肆侵犯以爲河西憂洮岷西寧則地入西羌西番實與四川同患若且伊布勒北敵小王子枝將以殘孽竄居西海在西寧西境番人漸以南徙今松潘腊方是國家既失茶馬之利每歲番人獻馬易茶頗資其利而逋盜生齒日繁則西境腹心之禍也若漢中之襟喉巴蜀潼關在西安府東南之保障全陝並稱重地而險者在我矣然所在罄力以供邊奉宗室而平涼尤甚閭閻愁苦又何加焉

戶口

戶三十六萬二千五十一口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一百七十六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十七石絲綿三百六斤絹九千二百一十八疋綿花一萬七千一百七十二斤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七十疋馬草一百五十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束

河南圖叙 桂萼

河南古豫州地闐閡中夏四方輳進葢彰德則控河北今北直隸是嵩洛以蔽山南今陜西南境是南陽汝寧直走襄黄襄陽黄州俱湖廣屬府之郊而開封則其都會也由開封以泝衛河可以漕山東沿汴泗可以漕淮故言形勝者次闗陜焉然分建宗親班禄無藝以今計之歳賦幾至百萬民亦勞矣且歸睢陳州二州俱開封府屬一帶地兼數省統轄非一奸人常藉以首難勦捕則潰四出禍延他境彰德道出趙魏山西北直隸之間軍民左右屬盜雖歛跡而牽制之患

實與歸德同若考七郡之地山水環護民物茂實則汝寧為優鑄山獵野依憑險固强弓利弩出乎其間則河洛(河南)為著然土地未闢教令未馴非課農宣化加意拊循則寇賊刼奪之禍歲不免矣

戶口

戶五十八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口五百一十六萬六千一百七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二百四十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七石絲三十五萬三千六百四十三兩絹九千九百五十九疋綿花三百四十二斤馬草二百二十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

浙江圖叙　桂萼

浙江古揚州地崇山巨浸所在限隔然嘉興嘉興湖湖州與江淮相表裏嚴嚴州衢衢州以徽直隷徽州府饒江西饒州府爲鄂郭左信郡江西廣信府右閩閩福建北境大海東蟠繞出淮淮安揚揚州之

境斯固四通八達之區也安吉長興安吉州長興縣俱屬嘉興府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直隷州之間上無兼轄之司訟獄繁興頗號難治嘉湖寧寧波紹紹興四郡則震澤今太湖是東海之所經也溯衝淤壅大遺三農之害而鹽徒嘉興易通舟楫故私鹽尤多之患次之處州之民多依山盜鑛動至數千持之則激緩復馳縱慶元處州屬縣松溪福建屬縣與處州接界一帶歲被侵暴温温州台台州並海而南信宿再宿達於福寧福建屬州估客良便之然不能不防他寇也若倭夷奉珍入貢則風

帆直至寧波突至倏來黠詐叵測先事而備其在定海寧波屬縣即矛夷舟所從入乎

戶口

戶一百二十四萬二千一百三十五口四百五十二萬五千四百七十一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百九十九石絲綿幷絲二百七十萬四千二百七十兩絹三千五百

七十四疋布九疋鈔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三錠馬草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鹽運司額辦鹽四十四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引

江西圖敘 桂萼

江西古揚州地當吳（南直隸）楚（湖廣）閩（福建）粵（廣東）之交險阻既分形勢自弱安危輕重常視四方若保境和民則九江獨據上流牽制沿江州郡且密邇南康濱臨巨湖（鄱陽湖）盜舟四出不可無備南（南安）贛（贛州）之間則汀漳（汀洲漳州俱福建屬）

府雄韶南雄韶州俱廣東屬府諸山會焉連州跨境林谷茂密盜賊之興斯爲淵藪故設巡撫重職提師以臨之袁州地逼長沙湖廣屬府逋民客戶頗難譏察而南昌建昌饒州宗室固在民疲供億視臨瑞臨江瑞州信撫廣信撫州諸郡殆有加焉故凡江西之民樸質儉若有憂勤之思弘治以來賦役漸繁土著之民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不顧而禮俗日壞惡少間出矣

戶口

戶一百三十六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口六百五十四
萬九千八百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二百六十一萬六千六石絲八千
二百三斤絹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疋布一千三百
四十一疋鈔九千九百七十九錠

湖廣圖敘　桂萼

湖廣古荊州地襄（襄陽）鄧（今河南鄧州即襄陽比境）抗其頭顱蘄（黃州府屬）

州黃（黃州）引其肘腋江陵（荊州）制其腰腹伸膝南向亦足以雄視諸州矣若鄖陽之保商陝（陝西河南交界地方）郴（郴州）桂（本州桂陽）縣之跨閩（福建）粵（廣東）辰（辰州）沅（辰州府屬州）之捍蔽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在常德辰州地方）外錯荊楚阨塞斯其備焉蓋二儀效靈山川獻秀故王氣獨鍾於潛邸然襟江帶湖所至民罹水患寇盜亦復乘之過此則永州寶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矧宗藩棊布歲賦實繁楚俗慓輕鮮思積聚於是四方流民失業者多赴焉故其民率呰（音子偷惰之意）窳而難

治谿洞諸蠻施州及永保所屬地方是本以漢法覊縻差易馴擾惟永順保靖世席富強每爭奪獲罪輒假戰功自贖奸謀徧構驕横滋萌朝議不明猥加徵發使遠方之民坐困且久而玩敵將貽異日之憂謂宜定令毋輒輕發斯則善矣

戶口

戶五十三萬一千六百八十六口四百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九十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豆粟麻二百一十六萬七千五百五十九石絹二萬七千九百七十七疋布七百五十疋鈔一百七十五貫

四川圖敘桂蕚

四川古梁州地劔閣即劔門關在保寧北境表雲棧之固瞿塘峽名在夔州鎖巴峽之流界以番族西番阻以蠻部東川烏蒙烏撒芒部城東是山水襟束自相藩籬故奸雄割據則盜兵不敢西窺

地僥而險阨備也然奸宄內作懸車束馬勢不相及有難猝定者矣況上列親藩重兵外戍諸所供饋咸取給焉且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咽喉于龍州（宣撫司）千里轉運輒為番蠻所遮斯則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即鎮雄府）諸夷（四夷民府）雖犬牙形格仰我鼻息然內相黨結數啟兵釁且於敘（敘州）瀘（瀘州）有唇齒之重要在因俗撫綏擒其私黨而已乃若硐門（地名天全六番招討司治）之臂視諸番播州（宣慰司）之富藏四省（播州地方與湖廣雲貴俱鄰接）殆與蜀相為盛衰者

馬建昌六衛僻處西徼自爲奥區民夷安業非所憂矣

戸口

戸一十六萬四千一百一十九口二百一十萬四千二百七十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一百二萬六千六百六十九石絲六千三百三十三斤綿花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一斤

提舉司并龍州等衛所額辦本折色小引鹽十萬九

卷一百七十七引

福建圖敘　桂萼

福建古閩越地以温處衢溫州處州衢州俱浙江屬府信江西廣信府為北藩建昌南贛建昌南安贛州俱江西屬府為右壁惠潮惠州潮州俱廣東屬府為外户海為門封壤促甚而重關内阻溪山秀美民用以和然處浙江處州府人輙用盜鑛流入政和壽寧俱建寧府屬縣之境大為患害古田福州府屬縣福寧一帶本竊魚鹽之利山谷邃深逋盜每憑之而嘯聚但不常出也濱海上

下外遏倭寇之流近通琉球之貢不為要害而海物互市妖孽荐興（通番海賊不時出沒）則漳浦龍溪之民居多且汀（汀州）漳（漳州）之山尤廣人跡罕到獨與贛州聲勢相通提督兵備實交治之而永春安溪（俱泉州府屬縣）沙尤（俱延平府屬縣）之間則屬之捕盜官矣（四縣交界地方出盜頗多）蓋簡僻莫如邵武囂訟莫如漳州土沃民稀耕稼兵燹不加則八郡一也

戶口

戶五十萬九千二百口二百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八十八萬三千一百一十五石絲綿一百九十四兩絹六百疋苧六十五斤鈔一萬七百七十九錠

鹽運司額辦鹽價八千八百七十八兩

廣東圖叙 桂萼

廣東古百粤地蓋五嶺之外號為樂土由雄南雄連連州廣州府屬可以向荆吳湖廣江西是由惠惠州潮潮州可以制閩越福建是

由高高州廉廉州可以控交桂交趾廣西是而形勝亦寓焉濵海一帶島夷之國數十雖時時出没要其志在貿易非盜邊也然諸郡之民恃山海之利四體不勤惟務剽掠有力則私通番船託名通番因而行刼海上無事則挺身為盜桴鼓之警彌滿山谷凡以良民困於徵求通山之禁齎送鹽米入山通盜者謂之通山教治不修而大征數舉之過也且密邇蒼梧廣西梧州府征蠻幕府在焉總鎮兩廣太監總兵都御史俱住劄于此軍旅之興殆無寧歲兵粮供饋咸以待之況地產珠池在廉廉州境内番

物騐集本民用所興而內使數來采辦民反病之故外
貌富饒之名而内實貧困者廣東是也

戶口

戶四十八萬三千三百八十口一百九十七萬八千
二十二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一百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石
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本折色鹽價幷引價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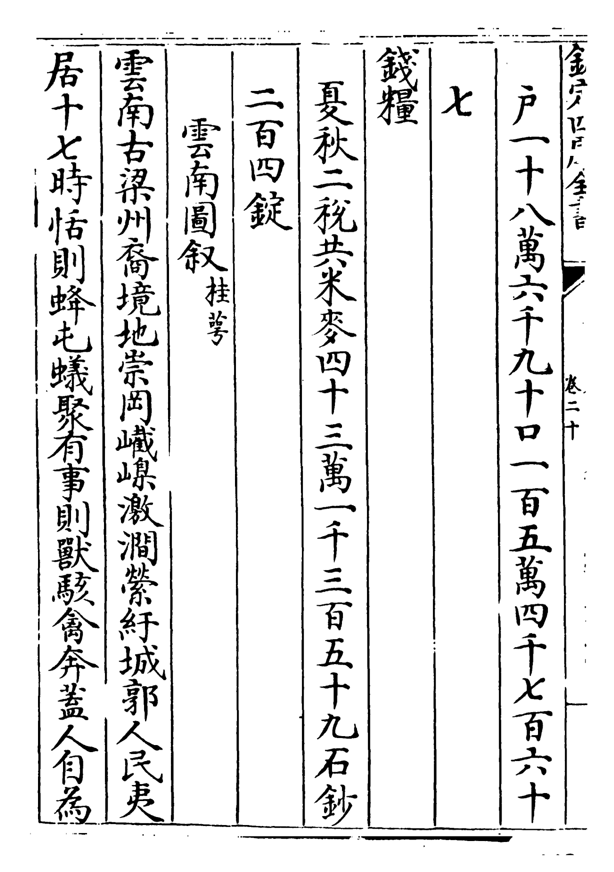
萬七千二百八十兩

廣西圖叙　桂萼

廣西古百粤地當嶺南右偏三江府江左江右江襟帶提封甚廣然內給藩封外困邊圉而風壤氣習又視廣東特異如府江綿亘八百里則已半為苗夷所有阻兵江道肆為寇竊不但古田荔浦數縣俱桂林府屬若其蠶食而已潯州則大藤峽跨在黔鬱二江俱在潯州境內之間諸蠻巢穴在焉剽掠四出急則投竄雖有上隆州田寧府屬五屯所在梧州府

藤縣境內扼其咽吭不足制也若興安桂林府屬縣西延六峒在興安境內與武岡陽岡湖廣屬州接壤猺賨據之是爲桂林北境之患柳慶柳州慶遠以西則八寨在柳州境號爲盜區洛容懷遠俱柳州屬縣並罹毒而賓州柳州府屬其襟喉矣然右江一帶惟岑氏今思恩田寧泗城各土官俱是最強思恩既已殘破則泗城猶嬰樊之虎計非削弱不可也且南控邕兩江坐躡交阯自南寧太平西南入約十餘里桂霓保障或者其在是乎

戶口



戶一十八萬六千九十口一百五萬四千七百六十七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四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石鈔二百四錠

雲南圖叙　桂萼

雲南古梁州裔境地崇岡巇嶨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為

險勢難統一者也必知其領要則雲南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頗號沃壤然元元臨江安安路納交阯金金齒司後改設永昌軍民府騰騰衝地擁諸甸瀾滄聯絡寧永寧麗麗江曲靖彈壓烏蠻四川烏撒烏蒙等府是王公設險於斯要矣而土酋大者元江武定景東麗江小者桃安北勝鄧川雲盆鄧川屬大理雲盆屬曲靖俱州並以兵力稱桀向背靡常盖自麓川難夷正統閒土酋任思發以麗川叛嘗發兵討之滇境粗安則沐氏黔國公世與有力焉惟尋甸一帶風土絕異兵衛漸踈故諸羅武定東川等族俱羅夷構

釁相尋而本邦孟密亦恃其險遠至今不聞悔過咎在撫綏失策本無措置可言然滇南北向中州必假道貴陽貴州而後進稍值兵梗坐令隔絶則滇池之達馬湖四川屬府武定之達建昌四川行都司屬衛川陸具存久而榛塞在今日所宜亟講而萬里投官頗難得人則夷情蠢動未為無故此尤不可不慎也

戸口

戸一十三萬二千九百五十八口一百四十三萬三

千一百一十

錢糧

夏秋二稅共米麥一十四萬五百八十八石

黑白等鹽𠀤額辦本折色小引鹽五萬六千九百六

十五引

貴州圖敘 桂萼

貴州古西南夷羅施鬼國地地里蠻夷並同滇境雲南而

山箐峭深地瘠寡利夷性猾詐殆有甚焉故泗州廣西土官

衙門恣其狼吞伺竊外户則守在永寧州名茫部今鎮雄府盤據
廣土蹲伏北藩則憂先畢節若思南石阡銅仁數郡界
在鎮筸鎮遠筸子坪俱長官司隸湖廣西播西陽宣撫司播州宣慰司俱隸四川夷峒之
間鴟張豕突諸夷常突出數郡寇掠貽患實深況地雜東川烏蒙
諸部俱四川軍民府師旅繹騷每與川湖四川湖廣同其災害而軍
民歲計又大半仰給於二省兵荒交值時有弗繼之憂
且水西普安凱里即土官地方諸酋富甲他夷地連肘腋逞
奸首禍患豈一朝故知梟獍之資不忘格鬬而爭強奪

職乃其兵端焉然吏人自相翦伐責在因俗以時撫定不足煩國家力也

戶口

戶四萬五千三百五口二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五

錢糧

夏秋二税共米麥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七石洞蠻蓆布二百五十九條

論井田 李堂

井田之不可不行不待言矣國家建制立法師範帝王大綱正而萬目舉豈獨未嘗議及哉時也勢也惟遜志先生斷以為可行世人疑之而不以為變蓋以天下之人皆大公至正之人而又值大同之世也使若横渠張子之嘗試假之職任於北方平原易地行之一鄙一邑則施為之方經度之制績用之成可推矣柰何有志未就之恨猶夫人也當時王叔英先生亦每與之辨論尤切嘗奏請行限田之法其言曰井田之法固難猝行惟

均田之法限田之制宜可行今日議者必以奪富民之田為貧民之業貧者可生而富民則怨殊不知富者當損貧民當益合天道虧盈益謙之公不可忌怨者而忌貧之民怨者多也而當時亦不能行惜哉雖然欲行均田必懲吞併富民之田本貧民之業也衣食不充公私逼迫勢必盡入富豪而後已議者欲官為給借以取息入於官庶為兩便之一免貧民之揭借革富家之專恣又或阻以青苗之紛利害者豈天之生民終無術以均

之耶孔子曰為政在人其人存則其政舉孟子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不忍人之政固生於不忍人之心何疑也耶

論均田　羅欽順

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地有餘地而江浙之民特為蕃庶往往無田可耕於此有以處之其

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說於京西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耳 困知志

與友人論井田書 方孝孺

僕向者僭不自量竊傷三代聖人公天下之大典墜地已久見今國家法立令行實足以乘勢有為舉而措之無所難者故著論井田之事可復不疑僕雖不才亦嘗

三思之而熟究之非偶爲是誇談也然每患有志者寡無與講明之者始見吾子行淳貌古心獨慕焉以爲可語斯事故出而示之意吾子異於流俗人今吾子乃不察其道而横爲異詞以非之謂不可行於此今流俗之人常言僕耳聽之而幾贖者也吾子安取而陳之哉且人之言曰古法有不可行於今者若井田是也斯言甚惑也古之時席地而食手掬而飲歃血而啗毛衣皮而寢革爲巢爲窟以相安拍手鼓腹以爲樂此其不得已也

固不若後世宮室鍾鼓服食器用之美且適也若此者非惟不可行亦不必行以其非中制也若井田者更三四聖人而始大備酌古今之中盡裁成之理生民之鉅方禮義之所由立也古者之世富庶勝於今風俗美於今上下親洽過於今國之盛強且久過於今曷為而不可行哉人又言曰禹之洪水桀紂之暴人民稀少故田可均夫古之時人民之衆後世莫及井田雖未行而其端已見矣桀紂之暴非若秦隋之糜爛其民也湯武誅

其君而已非若戰國秦漢之際殺人盈城野民何為少哉今天下喪亂之餘不及承平十分之一故均田之行莫便於此時而吾子乃援王莽嘗行證之以為不可葢謬矣且王莽之亂非為井田也欺漢家之老母而奪其璽稱制於海内海内之人憤怒思剖其心而食之故因變奮起使王莽不行井田海内亦亂莽亦誅死於井田何有哉吾子又謂漢唐不行今欲行之難矣尤非知本之論也漢唐不行者非不可行也未嘗行也漢高祖之

世可行而時無其人也唐太宗有志於三代之盛而魏
徵之流未知先後不能輔之以成大業孰謂不可行也
流俗之末不可行之者以吳越言之山溪險絶而人民
稠也夫山之地雖成周之世亦用貢法而豈強欲堙卑
夷高以盡井裁但使人人有田各有公田通力趨事相
救相卹不失先王之意則可矣而江漢以北平壤千里
畫而井之甚易爲力也東海有魚曰鯤身如丘山動則
雷震游則濤湧橋井之蛙未嘗識也伸其股而自詫曰

東海寧大於井乎鯤魚之大孰若吾股乎今未知天下之故而曰井田不可行者是橋井之蛙之類也且僕鄙固之意以為不行井田不足以行仁義者非虛語也仁義之行貴人得其所今富貧不同富者之威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鉗小民之財公家有散於小民小民未必得也上有取於富家者則小民已代輸之矣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二者皆亂之本也或難僕以為陳涉韓信非有陶朱之富而豈富者為亂哉以此論井田疎矣

是殆不然井田之行則四海無閒民而又有政令以申之德禮以化之鄉胥里師之教不絶乎耳苛取暴征之法不及乎身何若而亂乎使陳涉韓信有一廛之宅一區之田不仰於人則且終身爲南畝之民何暇反乎故曰井田之廢亂之所生也欲行仁義者必自井田始吾子欲舍井田而行仁義猶無釜炊雖愚婦知其不可不以井田爲治士大夫安之豈智顧不如愚婦哉抑習俗之移人也俗之降衰日趨而日下特立而不變者惟豪

傑之士能之吾子儼然在縉紳之列不務明聖人之道以淑來者而非先王之制甚爲吾子不取也僕訥不善爲詞性頗質不喜人爲媚故且以告吾子孟子不云乎不直則道不見然則僕亦非過也將以明道也吾子倘有疑於心當以見教僕尚能終其說

制民之產一 丘濬

臣按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一時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卒無可復之理於是

有限田之議均田之制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為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終不若聽民自便之為得也必不得已創為之制必也因其已然之俗而立為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其制於將來庶幾可乎臣請斷以一年為限如自今年正月以前其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惟自今年正月以後一丁惟許占田一頃餘數不許過五十畝於是

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者許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没入之其丁少田多者在吾未立限之前不復追究自立限以後惟許其鬻賣有増買者并削其所有民家生子將成丁者即許預買以俟其成以田一頃配人一丁當一夫差役其田多丁少之家以田配丁足數之外以人二丁視田一頃當一夫差役量應力役之征貧者出力若乃田多人少之處每丁或餘三五十畝或至一二頃人多田少之處每丁或止四五十畝七八十畝

隨其多寡盡其數以分配之外又因而爲仕宦優免之法因官品崇卑量爲優免惟不配丁納糧如故其人已死優及子孫以寓世禄之意如京官三品以上免四頃五品以上三頃七品以上二頃九品以上一頃外官則遞減之無田者准田免丁惟不配丁納糧如故立爲一定之限以爲一代之制名曰配丁田法既不奪民之所有則有田者惟恐子孫不多而無匿丁不報者矣不惟民有常產而無甚貧甚富之不均而官之差役亦有驗丁驗糧之可據矣行之數十年官有限制富者不復買田興廢

無常而富室不無鬻產田直日賤而民產日均雖井田之制不可猝復而兼幷之患日以漸消矣臣愚偶有所見不知可否敢以為獻惟聖明下其議於有司俾究竟以聞

制民之產二　丘濬

臣按井田之制雖不可行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但不可泥其陳迹必欲一一如古人之制爾今京畿之地地勢平衍率多洿下有數日之雨即便渰沒不必霖潦之

久輒有害稼之若農夫終歲勤苦盻盻然而望此麥禾以為一年衣食之計賦役之需垂成而不得者多矣良可憫也北方地經霜雪不甚懼旱惟水潦之是懼十歲之間旱者什一二而潦恒至六七也為今之計莫若少倣遂人之制每郡以境中河水為主如保定之白溝真定滹沱河之類又隨地勢各為大溝廣一丈以上者以達於大河又各隨地勢各開小溝廣四五尺以上者以達於大溝大溝地官用錢償小溝地所近田主償其直又各隨地勢開細溝廣二三尺以上

者委曲以達於小溝其大溝則官府為之小溝則合有田者共為之細溝則人各自為於其田每歲二月以後官府遣人督其開挑而又時常廵視不使淤塞如此則旬月以上之雨下流盈溢或未必得其消涸若夫旬日之間縱有霖雨亦不能為害矣朝廷於此又遣治水之官疎通大河使無壅滯又於夾河兩岸築為長堤髙一二丈許如河身二丈兩旁各二丈許空地以容則衆溝之水皆有所歸不至溢出而田禾無渰沒之若生民享收成之利矣是亦

王政之一端也惟聖明留意下有司議可否而推行其法於天下

貢賦之常膚見　胡世寧

是篇所論雖詳而所處未見悉當蓋三代而下取民之制莫善於唐之租庸調以其民有常產而國有常賦也至於歲貢之物出於州府所市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太宗又詔當州所產則充庭實不許踰境外求考其所貢不過藥物食用真得古人授

田制賦任土作貢之義後經離亂户口消耗田不常授而丁賦日重又被藩鎮剝削貢獻無藝民不能堪楊炎因而奏立兩税之法雖一時區處節目或未周要亦當時救弊之宜有不可少也嗣是立國者不能當平定之初復古授田之制誠為可惜若當中葉民生既繁民賦既定之後而欲驟變兩税復古授田誠非易事也但今田賦之弊江南則等則多端而里胥飛走之弊瑣碎難革其間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舊額或係國初抄沒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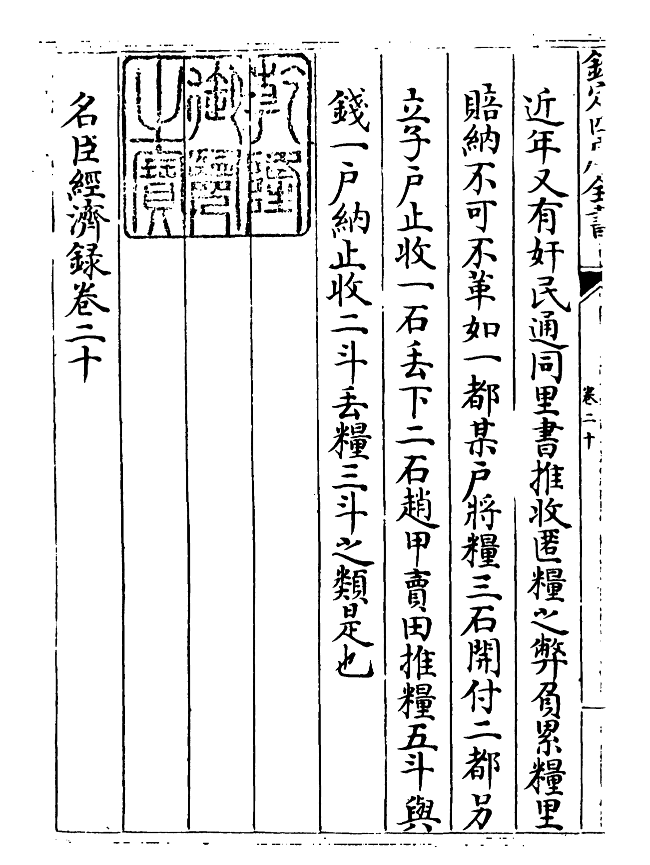
人之田小民盡力耕種不敷辦糧事窮急迫多作民田出賣遺糧在户賠納不起多致逃竄負累里甲攤稅之若有如唐李渤所言者江北近京之地則富強之家開墾田土多不認糧惟是小民原額舊田始有糧稅至於畝數所在濶狹亦甚不同有此不均致民貧者愈貧而漸至逃亡不能出賦富者愈富而日肆兼併不肯加賦識者謂宜立權時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爲率而均一其稅不必更分多則其田數廣狹不均

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其若北方土曠收薄之處及南方或有邊江沙磧山岡易旱之鄉則宜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畆中田二百畆下田三百畆之意而量寬其畆或令加半或人倍折或三倍折與亦不爲過至於朝廷歲燕享服食器用之不可缺者計除每歲關市山澤之征勾用若干外餘所不足則宜均派州縣仍照戶計貧富令里甲出銀而市貢之然既當論土地出產而不可取有於無責多於少又當論道里遠近而不可捨近求

遠捨易求難至於額外無名之科率及中使得預因而詐害之弊又宜痛革之則貢賦有常而民得蘇矣或以田賦舊額變更為嫌者查得永樂十三年勑諭許令官田拋荒無人肯佃者照依民田例起科又查得蘇州官田原額尤重宣德年間曾因知府况鍾之奏而量為減輕是皆不以舊制為拘也况今不議減而議均有何不可昔在五代吳越王時江南之田畝稅三斗宋太宗後因王永之言以為畝稅一斗天下通法槩令減輕故宋

民感宋恩德深入骨髓雖以南渡衰弱之後而猶為之力耕血戰以抗強敵而立社稷者百數十年豈有今日聖明在上而宋太宗之事不可為也元主中夏縱強凌弱小民含寃無所控訴故天命我太祖出為民主首以抑強扶弱愛恤小民為事故當羣雄角逐時而民心先歸四海平定之日而民戴愈固以立我今日千萬年之基端在乎此今欲均稅以蘇民困則我太祖高皇帝愛恤小民之遺意也又何不可在昔聖王行仁政必以均

貧富分井授田爲急後世井田之制猝難行而因議爲均田限田之法今均田限田亦難驟行而惟均其田賦又何不可之有況貧戶逃竄糧累無干之里甲賠納又孰若均派有田之家分納爲當也然此事廷臣皆知無肯言者葢因富民糧輕之家多是朝士親識而各人爲國之心不勝其私黨之念故也況此均派之法富民增賦無幾而貧戶得減數多是私怨之人不勝感戴之衆亦何憚而不爲之哉



近年又有奸民通同里書推收匿糧之弊負累糧里賠納不可不革如一都某户將糧三石開付二都另立子户止收一石丢下二石趙甲賣田推糧五斗與錢一户納止收二斗丢糧三斗之類是也

名臣經濟錄卷二十